

善邂逅良

□孙道荣

选择在5月20日这天结婚的人很多,但这一对,特别令人动容。

他们的结识很偶然。

三年前的5月20日,他和她同时坐上一辆公交车,座位是相向的,面对面,车上人很多,他们谁也没有注意谁。

这时候,上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他赶紧站起来让座,她也站起来让座。两个小年轻同时让座,倒让老太太有点两难,不知道坐谁的座位好了。他看看她,说,你的鞋跟高,站着吃力,还是我让座吧。

她的脸微微红了,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小伙子还这么细心。

老太太坐下后,瞅瞅他俩,由衷地赞叹,你俩都这么有爱心,真般配哦。

这下,他的脸也红了,连忙向老太太解释,他们不是男女朋友,事实上,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呢。

他们的座位就在司机身后,

司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,热心的司机扭头对他们说,你们这样有缘分,那就认识一下吧。

他有点害羞地掏出了一张名片,双手递给她。他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,刚工作不久,还很生涩,很腼腆,名片是为方便客户联系用的,几乎没给过别的什么人。

她大方地接了过来。

他们没有更多的交流,因为,很快,他就到站下车了。

但故事没有结束。因为有了那张名片,她和他联系上了,互加了微信,他们聊得很投机。他喜欢上了她,她也爱上了他。

他们坠入了爱河,成了一对甜蜜幸福的男女朋友。三年后的5月20日,也就是他们相识的纪念日,他们结婚了。

这是一个简单而感人的爱情故事。

如果没有那张名片,他们会像很多路人一样,擦肩而过,这一生,

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和认识;

如果没有热心司机的那句话,腼腆内向的他,绝不好意思主动递上名片,搭识她;

如果没有老太太好心的误解,他和她恐怕都没机会搭茬,说上话;

如果她没有穿高跟鞋,如果他不是细心地发现,并因而执意由自己让座,他们也许谁也不会注意到同车的另一个陌生人……

没错,在这个爱情故事里,有很多不确定的“如果”。但如果只是他让座,或者只是她让座,接下来,就什么也不会发生。对,一切的机缘,就在于他是个爱心男孩,她是个爱心女孩,当他们同时站起来,主动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,当善遇见了良,一场并不轰轰烈烈但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,也就此拉开了美丽的序幕。

缘分有很多种,在我看来,善邂逅良,是最美的缘分。

一次邂逅 三代情谊

□臧柏远

在我小时候,每年这个季节,干爹都会从我想象不出多远的远方来。他总是步行,挑着两个大篋,一个篋里装着花生;另一个里面要么是白白的小麦面,要么是白白的大饽饽。来到我家,一般就晌午了。爹娘见了,赶忙迎接,让着干爹上炕,然后找来奶奶作陪。

娘就忙着煎炒烹炸,做一桌子菜,干爹父亲奶奶坐在炕上,边喝酒边拉家常。干爹对奶奶总是一口一个娘叫着,特别亲,说到话浓情浓处,禁不住拉着奶奶的手,叫着:“娘,只要你活着,我活着,我就来,怎么难也来。没有爹没有娘,就没有我。”说得奶奶眼泪涟涟。

我不明白,就问大人,到底哪来那么远的一个干爹,他与我们家是什么关系。从大人断续的讲述中,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1947年的一个凌晨,爷爷习惯性地起床背着粪筐去坡里拾粪。其实一当拾粪,二是观察局势,那时还乡团与解放军打得厉害。爷爷刚走出村,影影绰绰看着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,爷爷走上前,发现是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,大部队转移,他因为受伤,掉队了。爷爷连忙搀扶着他走到自己家里,把他藏到屋笆(类似于房屋的天棚,但有上下的出口,可以放杂物)上,爷爷又扔上了几麻袋地瓜干和地瓜叶。安顿好之后,爷爷背着粪筐又出门了。

刚走到村头,就遇到了还乡团。当头的一看到爷爷,就咋地把刀架到了他脖子上,疾言厉色地问:老头,有没有解放军藏到你们村里?爷爷眼睛不眨地说:没有。你说的是实话?有一点假话,你们全家的脑袋就没了。爷爷梗了梗脖子说:庄户人不会说假话,没有就是没有。那你看没看到解放军?爷爷说,没看到,只听有人说,有部队向南去了。但还乡团还是不甘心,拿着刺刀,挨家挨户到处乱捅,捅到我家屋笆的时候,捅得地瓜干刷刷拉拉响,刀刃差一点就碰着干爹了。干爹握着枪,屏住呼吸。那一刻那样漫长。死,他不怕,但他怕连累救他的这一家人。

后来他打到云贵,战功累累,战争结束了,他觉得任务完成了,可以安稳地做个农民了,就回到了家乡。回乡的第一件事,就来找我爷爷——当年救他的那个人。

自此,他成了我爷爷奶奶的干儿子,也是我的干爹。每年的来往,就成了惯例。

后来干爹去世了,父亲伤心得直流泪。干爹的儿子们,我的哥哥们,就经常来看父亲。父亲生病住院,干爹家的二哥哥陪床找医生,和亲儿子一样亲。

现在我们还经常跟干爹家的哥哥们吃饭聊天,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大概爷爷也想不到,他与干爹的那次邂逅,成就了三代人的情谊。

邂逅

命题嘉宾:赵德发
会副主席:臧柏远
投稿邮箱:qlwbxz@163.com
山东省作家协会



邂逅,铭记

□翔莺

那是1997年的夏天,我十三岁,小学毕业,挎着个篮子,篮子里面裹着一层塑料布,里面是煮好的热乎乎的玉米。在小学毕业的这个假期里,我要攒足生活费才能有到镇里的学校读书。因此,我每天挎着篮子进城,在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里穿行,叫卖。

刚刚成熟的早玉米可以卖个好价钱,况且我家的玉米地是爸爸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荒地,上了厚厚的粪料,第一年种出的玉米香甜、鲜嫩。可是穿行在街道上的我,叫卖声小得恐怕连自己都听不到。城里的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、读书,而我却站在大街上叫卖,这场景总是引起大人异样的眼光。我害怕触碰那些惊讶、警觉、怜悯的眼神。那时我的梦想渺小得不足挂齿,期望着快快长大,不再接受那些令我羞愧的瞩目。

七月正是多雨的季节。农村孩

子从小到大没打过伞,小雨淋淋就回家了,太大的雨就顶块塑料布。可是那一天的雨太大了,而且是斜斜直冲过来,像是与我这个命途多舛的孩子作对似的。从头到脚一下子就被淋了个透,但十三岁的女孩被强烈的自尊心包裹着,恐怕自己的狼狈被别人发现。我背着身子,把脸深深地埋在墙里面。

一只手在背后拍了我一下,我惊恐地转过头来。“姐姐,到屋里来吧。”弱小的声音同我叫卖声一样无力,一个比我矮小的女孩怯怯地望着我。

不记得那个下雨的傍晚我是怎样度过的,只记得,我对女孩说了一句只有那么大年龄的孩子才会相信的谎话:“我忘记带伞了。”后来,我与那个女孩成了笔友。

贫穷是最宝贵的财富,多年以前路遥就这么说。为了保住难得的学习机会,读了初中后,我一

直很努力,当上了班长和学校的学生会主席。我和雨中邂逅的女孩互相交流着学校、学习情况和家庭生活。城里学校师资力量雄厚,她给我邮寄了很多课外书和模拟试卷。青春萌动的年纪,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,彼此鼓舞着激励着。

在我的信中,乡村被描绘成一处世外桃源,她提出要到我家里来玩。可我,既没答应也没主动邀请过她。家徒四壁的寒酸处境,我不知道该怎样欢迎这个好朋友。更害怕,如果遇上一场大雨,我能顶着塑料布去接她吗?强烈的自尊心束缚了这一段友谊。

一场美丽的邂逅始于羞怯,又因自卑而结束。想想,如是现在,她一定会成为我家里的上上客,或者是闺蜜了。生活中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,但二十年了,她一直在我心里。

看园人梁大爷

□乔木

几年前,我和父母带孩子回老家看自家的桂花园子。暮春时节,万物早已悉数复活,山坳里的村落,先开花后长叶的泡桐随处可见,紫色的花一树树的,发出奇特香味,墙角的那株无花果竟然边长叶边结果,而爬墙虎爬满了墙头,榆钱子已然到了末梢,榆树渐被新叶覆盖……春天就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复活,俨然季节的大变革。出行自然是春天最佳,四野全是好风光。

那年我是第一次见到梁大爷,即便70岁了,仍然有高大魁梧之感,虽脸色暗淡,神色却很温和,阳春三月了还戴着一顶帽子呢。他是父亲雇的看园人,无儿无女,也没有老伴,换言之,他是孤家寡人,是老单身汉。他在园子里干力所能及的活,喂着两只父亲捡来的流浪狗。老人很勤劳,园子收拾得很规整,就连房后的菜地里都有应季的各种蔬

菜,除了他自己食用,也分我们不少。

人和人之间相处都是以心换心的,逢年过节我母亲置办的荤腥熟食特意送回去一份,就连平常回老家也都给他带吃食。

那时候我正迷上园艺,特地请梁大爷为我留意村里有无石头槽子,请他秋天的时候到南岭上为我捡些松果。那年初冬,父亲就把这些物什都带回来了,那个简单粗糙的小石槽有自然之美,正合我意;一兜子松果我放进一个大粗碗里,摆在窗台上;此外梁大爷还种了苡米,我拿到了一大把苡苡果壳,后来我把它们全用在钩编垫子上了。

父亲告诉我说,我的这些要求,对梁大爷就像“圣旨”一样,他从村后把废弃的小石槽背进园子,中途歇了好几次,抽空儿还去山坡上拾松果。一个老人为什么忽然种苡米呢?以及屋檐下他挂在那儿的一

串彩色玉米——都是他的朴素审美吗?还是他认为老乔家的闺女稀罕?短短的一次会面,仅仅嘱咐一声,老人家就为我一一做了,我感受到了尊重。

长长数十年独自生活的人生里,梁大爷都是这样平淡,鲜少与人交际吗?据我所知,最近这些年来他也只和我父亲来往。我的疑问也仅限于这种纳闷,碍于自己的不善言辞,并没有多去关心。

城里有单位的男性,年届七十大多退休十年了,农民是没有退休时间的,能动就得做活,不劳动不得食,政策还没有好到使农人也有保障的程度。

忙忙碌碌时间过得很快,一晃五年过去了。再见梁大爷是在我工作的地方,冬风里他佝偻了不少,瑟瑟缩缩地迎面而来,脸色苍黄,神情漠然,仍戴着从前那顶帽子。

梁大爷进城来看病,本有肺病,现

在肠道也不好,有便血。他没有亲人,这些年来琐事都依赖于我父亲的帮助。一个腹部的普通CT八百四,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检查下来,花的钱让他心疼,可还没有具体的医疗措施。以我的经验,梁大爷的病是好不了的。听说他连农保的费用都没交,近年来我父亲付给他的工钱也差不多都用于治病了。

我是一个十几年不干临床的医务工作者,只能扮演帮着看病的角色,面对这类情况也同样觉得无助。

朔风劲且哀,一天冷过一天,像梁大爷又何去何从呢?他自己难过,我父母未必不为他难过。

朝天生长的青稻苗那昂扬的精神值得嘉许,但即便是遍地匍匐的地衣,平凡的不能再平凡,也有其生命的姿态,也配得上尊重和关爱。